

新凤霞 著
家庭档案·常君实主编

我与吴祖光
40年悲欢录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与吴祖光 40 年悲欢录

新凤霞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新凤霞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1

(家庭档案丛书)

ISBN 7-5008-2704-0

I. 我… II. 新…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516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聊城兴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875

印 数: 001—5000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吴祖光

新风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二十九篇，约六十余万字。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十三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1977年开始，至今约为十三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繁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官办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名动海内外，然而偏偏命运坎坷，横遭不幸，受到的是教人至今难以想象的种种政治迫害。最终迫害成病，偏偏又被庸医误诊，落得半身残废。这就是新风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发生了。从1957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1975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

HR 69/05

十几年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新风霞大可列入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做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媲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哪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想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特异功能”。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惟一的女性就是新风霞，其他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风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

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轶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我和皇帝溥仪》一书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谁都知道，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受到十分荒谬、残忍的不幸待遇。而其起因却由于我，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做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沐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地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五十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

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做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难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声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书，可以想象，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序，给我一个机会说说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疚。歉疚亦就是“欠账”吧？凤霞受的苦全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尽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状，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0年12月3日

编者附记：

新风霞（1928 - 1998），1998年不幸去世，至今已三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们特别编辑出版她的这部回忆录《我与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并编入列为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家庭档案丛书”之一种。新风霞一生写作出版了

《新风霞回忆录》、《艺术生涯》、《我当小演员的时候》、《少年时》、《新风霞唱腔选》、《以苦为乐》、《新风霞说戏》、《我的脚步》、《新风霞唱腔谱》、《红闺女》、《新风霞的回忆》、《恩犬》、《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我和皇帝溥仪》、《我是新风霞》等14本回忆录和两本唱腔选集，总字数有三百多万字。

这本回忆录，原稿有67万多字，为了适合广大读者的购买力，也便于携带，这部书稿只好分为两册出版，一本是这本《我与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收入的文章，主要写的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新风霞与吴祖光在“反右”、“文革”中多年蒙受冤屈遭受迫害的事和他们患难与共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书名《我与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是吴祖光取的，新风霞非常喜爱这个书名。另一本取名《新风霞的故事》，另行出版。

常君实

2001年12月18日

家庭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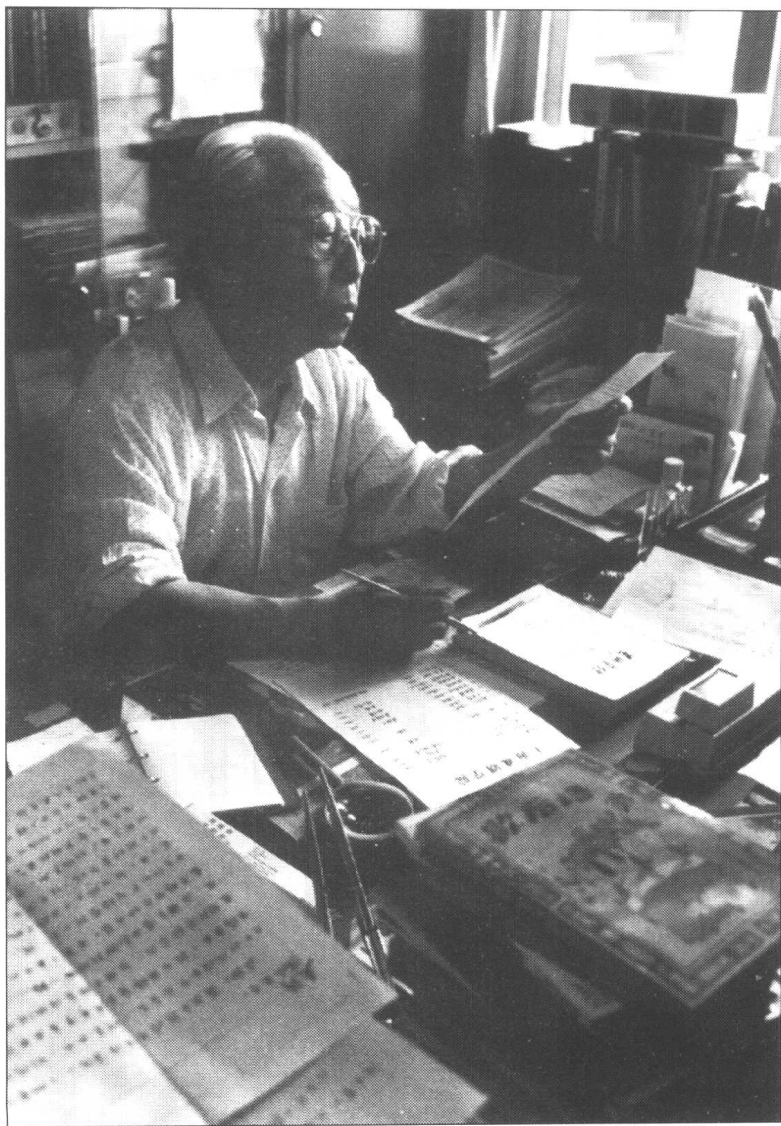
常君实主编

1	序/吴祖光
3	选对象
12	见面了
18	谈心
26	决定终身
32	结婚
37	祖光拍《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43	兴趣的改变
50	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
57	突然来了年
71	在反右的日子里
87	思想连在一起
92	团圆总比分离好
99	祖光去北大荒以后
109	祖光从北大荒归来
118	我在苦难的三年中跟孩子在一起
129	追求学文化
145	我们家的四合院及其他
166	借抄家趁火打劫
173	我和我的小梳妆台

180	霜霜探母
184	“这是一个人的本”
192	“一生追求品德”
201	探亲
212	祖光陪我在河南治病
224	我还是我
236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
243	学习画画
247	尽点心
	——参加北京赈灾义演
250	官商告百姓，这是头一回
附录一	
258	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吴祖光
附录二	
261	吴祖光致函新闻界/吴祖光
附录三	
264	一个“被告”的回答
	——致“原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附录四	
	董事长孙锁昌先生/吴祖光
272	这个案子使我大受鼓舞/萧乾



全家合影。吴祖光、靳凤霞、大儿子吴钢(后排左一)、二儿子吴欢(后排右一)、女儿吴霜(中排右一)、大儿媳范丁蕾(前)



90年代吴祖光在书房

选 对 象

1949年我刚刚来到北京，在天安门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在天桥万胜轩小戏园子唱戏。这年春节前我认识了老舍、侯仁之、吴组缃等先生。当时天桥完全是旧模样，韩家潭、莲花河下等妓院还很热闹，四神庙一带估衣摊子，卖狗皮膏药，八大怪的后代，各种摆摊卖小吃的，说书棚子，练把式、玩杂耍的，小桃园戏院，小小戏院，万胜轩戏院，丹桂、中华小电影院，也都在那一带。还有数不过来的各种书摊。书摊上卖的中国古书是布皮的，最多的是普通书、小人书，也有洋字码的书。那时我不认字，也叫不出书名。天桥吸引着各阶层人，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天桥被看成是下等人娱乐玩闹的地方。可是解放了，那些旧习俗观念都被人们扔掉了。在解放初，天桥虽然还残存一些旧的势力，可是拦不住新的观念思想要求了。我在天桥演戏可说一炮打响了，开门红，唱戏的台上见，观众是评判员。这话我从小就记住了。按北京的旧观念，不允许我进大剧场和长安、吉祥、广和等戏院，我就落脚在天桥小戏园子，搭的是草台小戏班儿。

一些文人如老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等对我很感兴趣。他们不单在园子里大长条板凳坐着看戏，还到后台来看望我们。不单学者、教授来后台，领导也不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马锡武等都来

看过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不通知我们，自己就买票来了，保卫的同志也看不出来，我们却是感动得请他们来后台，散了戏同坐在土台子上，聊天谈话请他们提意见。新出牛犊不怕虎，我很幼稚愚蠢可敢说话，领导和专家都夸奖我单纯，唱戏卖力气，功夫不错……当时我的领导李伯钊、王亚平同志都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为我选择对象，也为我介绍了不少人，我都不同意。记得伯钊同志为我介绍一位军队的政委，他把我接到他家，杨尚昆同志也很喜欢我，常说：“这个年轻人很好……”刚刚解放啊！进城的干部很多，都因为革命事业没有成家。给我介绍了不少干部、军人，我都不同意，我也不敢直接对领导说这话。我有一个办法，看见那个来相看我的对象，我就找借口说：“叔叔，我要出去一趟，有急事……”这一叫叔叔，对象事就吹了。这是从小在戏班唱戏学的，叫一声长辈，人家就不会在你身上有打算了。当个小辈不吃亏。就用这个办法还真吹了不少。

我最喜欢跟老舍先生聊天谈心，他没有架子，容易接近。他常来天桥和我住的地方，那是天桥最南头很僻的地方，又脏又破，小平台没瓦的房，老舍先生来我们这个破穷家，跟我二姨聊天，他非常和气热情。老舍先生为我的婚姻大事，跟我多次长谈，我也把心里话告诉老舍先生。我从小学戏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知识，连字也不认识，父母都是受苦人，他们常说：“我们是睁眼瞎，不认字，就知道吃苦、受罪，认命吧！……”在旧社会，唱戏的是下等人，是妓女一流人，谁看得起呀！上等人谁能跟我们来往啊！我虽然被人家看不起，我自己可不能也看不起自己，我找对象可不能马马虎虎图个漂亮小伙子人样子，必须在我生活中是老师，帮助我、提高我，文化程度、思想水平、品德都高，有成绩的男子汉。因为我也看到戏

班里的夫妻，有的男人对妻子笑脸见着，双手牵着，低三下四，哪像个丈夫，简直是讨好的佣人。不高兴了就打，转脸就乱来，真是窝囊包。他们好好不久就散了，脱离关系离婚！

老舍先生跟我谈话看我唱戏，越来越对我关心，他问过我找对象的详细条件，我说：“有条件，也可以说没有条件，我跟您都说过了，首先，选人好！年岁大些不算什么，模样也不是主要的，丑、俊是咋，一看不好看，看久了就好看了，心好是真的。老舍先生跟我谈了好几个，当时的单身作家、艺术家，我都没有印象，因为我从小唱戏闯荡江湖，哪里知道那么多什么作家、艺术家？但惟独对吴祖光这三个字我可有印象啊！那时我爱看电影，追求时髦看话剧，电影编剧、导演中，我知道了蔡楚生、史东山、田汉、吴祖光的名字。《莫负青春》电影是周璇、吕方堃主演的。这部电影里有两支歌：一是《小小洞房灯明亮》；另一支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个好姑娘，你要问姑娘怎么样，你去问庄南庄北的少年郎……”当时这两支歌可说是家喻户晓，街上可以随时听见青年人唱着。我唱这两支歌是出了名，演出中只要加一段唱歌，这两支歌就能招来满堂座。作歌词的人是吴祖光，我当时就认为他是最有学问的人。老舍先生提出他是单身，我一听就被吸引了，而且成了我们谈话的题目。老舍先生看我有意的问这问那，从生活到家庭、作品、人品无一不打听的。老舍先生介绍得非常详细，说他很年轻时就写出了《凤凰城》一部抗日内容的话剧，很快影响了全国。老舍先生还介绍了吴祖光创作的其他剧作。当说到《风雪夜归人》时，这可说到点子上了。我很快地对老舍先生说：“《风雪夜归人》这部戏，我于1946年在天津东马路“国民大戏院”演过，现在演魏连生的李福安大师哥还在天津评剧院做演员呢……”这样一说，老舍先生很惊

讶！他问：“《风雪夜归人》是话剧，不是戏曲剧本哪！你搞错了，内容是什么，情节你都说说！”我说：“没错，《风雪夜归人》就是戏曲剧本，我演的。内容情节是一个唱京戏的男花旦，当时很年轻，被一个法院的大官看上了、捧红了，男旦跟大官的姨太太偷偷好上了，后来就被大官赶出北京，姨太太也被打，后来关起来……”老舍先生很仔细地听我说着故事，他相信，可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小声说：“不可能，他写的不是戏曲剧本呀！怎么会……”我坚决地拉住先生的衣服，让他注意听我说：那是日本投降后，天津旧租界“北洋大戏院”，专演话剧的戏院，中国旅行话剧团，这个团可有好角儿，常常来天津演出的，有唐若青、王元龙、姜明、吕玉堃、孙景璐、上官云珠等。这个团的领导常去劝业场的“天乐园”、天祥市场的“小广寒戏园”看评剧认识了我，我还在他们话剧团帮过场演话剧。这名叫唐槐秋，他是唐若青的父亲，就是后台老板吧。他看我演的戏路子很宽，评剧“老八出”《花为媒》、《杜十娘》、《桃花庵》、《马寡妇开店》、《珍珠衫》、《打狗劝夫》、《独占花魁卖油郎》、《李香莲卖书》等。文明戏《八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错断田杨氏》、《春阿氏》、《锯碗丁》、《蒸骨三验》、《于公审问未婚案》、《赖有旦杀妻》、《渔家女服毒案》、《妓女被杀案》等。移植的京剧、河北梆子的戏就更多了，《全部玉堂春》、《全部王宝钏》、《全部樊梨花》、《全部双官诰》、《全部大蝴蝶杯》、《全部赵锦堂与朱春登》、《全部法门寺》、《凤还巢》、《小放牛》、《拾玉镯》、《柜中缘》、《锁麟囊》、《红楼二尤》、《红娘》、《桃花扇》、《庚娘传》、《秦香莲》、《赵五娘》、《孟姜女》、《人面桃花》、《潘金莲》、《坐楼杀惜》、《翠屏山》等。因为那时一天两场日夜演出，包厢、订座多，也叫保险座头号包厢，前三排池座，都是常年老戏座，熟观众包订